

歷史問題譯叢

一九五三年 第四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目 錄

反對在研究蘇維埃社會史方面的主觀主義的錯誤	一
美國侵佔琉球、小笠原羣島及台灣的最初企圖	一七
略論十九世紀末年英國在遠東的帝國主義政策	四七
一九一七年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勾結	七九
帝國主義者在國際聯盟中相互	
勾結反對中國人民與蘇聯的行爲	一二九
編譯後記	一七七

反對在研究蘇維埃社會史方面的主觀主義的錯誤

——蘇聯「歷史問題」雜誌一九五二年第十二號社論

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對黨和蘇維埃人民在自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閉幕以來這許多年代的鬥爭作了總結，並規定了蘇維埃社會今後向共產主義前進的道路。揭示着蘇維埃社會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宏偉遠景的約·維·斯大林的天才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代表大會的工作及其各項決議的理論基礎。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的演說是我們時代最重要的綱領性的文獻。在這篇演說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一著作裏，對當代各種最重大的問題都作了研討。

約·伊·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研究了壟斷資本主義——即寄生的、垂死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規律。列寧在發現了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之後，作出了關於世界歷史新時代——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極其重要的結論，並創造了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

列寧關於分析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我國經濟的各種著作，對於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內各種根本問題，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各項任務，都提出了深刻的、創造性的解決辦法。列寧在一九二一年指示我們說，就其內容而論，蘇維埃社會頭四年的歷史就已經比俄國革命運動以往四十年的歷史還要豐富（參看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俄文第四版，第四〇七—四〇八頁）。

在列寧的這些著作中和爲斯大林同志所發展了的偉大思想，就是共產黨和蘇維埃人民在爭取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和建成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的強有力的武器。斯大林同志綜合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各種法則，從而不斷地向前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並以各種新的原理和結論使它豐富起來。

約·維·斯大林所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一著作，是馬列主義的經濟學的天才的繼續和發展。約·維·斯大林在這部著作中，天才地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經濟法則，規定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科學原則，規定了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道路和條件。約·維·斯大林的這一著作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而不可分的卓越的典範，是馬列主義理論黨性的典範，是對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各種各樣的表現和對於想使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各種企圖採取絕不調和的鬥爭的典範。

格·馬·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的總結報告中，這樣確定

了約·維·斯大林底各種著作的意義，他說：『斯大林同志的理論著作的巨大意義，在於這些著作警告我們不要光看表面，在於它們深入到現象的深處，深入到社會發展過程的本質；在於它們教導我們對於那些將決定事變進程的現象在其萌芽時期就能看出，並給予我們有馬克思主義預見的可能。』（格·馬·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版，第一〇六頁）

我們黨和全體蘇聯人民思想生活的這種前所未見的高漲，是與我國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勝利發展過程相適合的。屬於我國的最先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崇高榮譽，以及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下在這條道路上業已獲得的各項成就，引起了我們祖國勞動人民完全有權享有的自豪感。蘇維埃國家的偉大的締造者弗·伊·列寧說過：

『……我們有權自豪，而且我們正在自豪：我們居然這樣幸運，開始來建設蘇維埃國家，因之開始了全世界歷史的新時代，也就是開始了新階級統治的時代，這個階級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是被壓迫的，而現今到處都在向着新生活，向着戰勝資產階級，向着無產階級專政，向着把人類從資本桎梏，從帝國主義戰爭中永遠解脫出來的目標邁進。』（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九〇六頁）

現在，當蘇聯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全景，在世界上日益清晰可辨時，列寧底這些不朽的至理名言，便特別顯得宏偉有力了。蘇聯人民毫無愧色地完成了社會主義社會改造的首創者的任

務，沒有辜負全世界被剝削者和勞動者羣衆的期望，創建了蘇聯這樣一個世界共產主義的強大基地。

在比一個人的生命還短的時期內，我們祖國的面貌發生了難於辨識的變化。蘇維埃人民在這一期內經歷了鬥爭和勞動的艱難偉大途程。這條道路就是偉大的共產黨所領導的建設者的人民、戰鬥的人民、勝利者的人民所經歷過來的途程。這條道路就是忘我地實現列寧和斯大林所科學地論證的俄國社會主義改造底綱領的途程。

蘇維埃社會的歷史是吸取爲黨所總結出來的勞動羣衆鬥爭方面最寶貴的經驗的一種活生生的泉源。研究蘇維埃社會史就能培養蘇聯人民的力量和對勝利的信心，就能使蘇聯人民對自己的祖國、對列寧斯大林黨的事業產生無限熱愛和忠誠的崇高情感。

但是，科學地闡明蘇維埃社會史和總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不僅對蘇聯各族人民是一件具有意義的事。蘇維埃社會史乃是行動中的科學的共產主義。它向全世界各國人民展示了消滅資本主義和確立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實際道路。研究蘇維埃國家的歷史，對於整個國際無產階級來說，對於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勞動人民來說，都是一種最好的教育。蘇維埃國家史教給我們以戰勝敵人和克服困難的藝術。

約·維·斯大林指示我們說：『我們的外國同志們想知道，我們是怎樣掙脫了資本主義鎗鐮的，我們是怎樣以社會主義精神來改造了全國經濟的，我們是怎樣達到了與農民建立友好關

係的，我們是怎樣使得我們這個不久以前還是貧弱的國家變成了富強的國家的，什麼是集體農莊，爲什麼我們雖然生產資料已經公有化了，但還沒有消滅商品生產、貨幣、貿易等等。他們想知道這一切以及其他許多東西，並不是簡單地爲了好奇，而是要向我們學習，並爲了自己的國家來利用我們的經驗』（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四〇頁）。宣傳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史，這是對全世界被剝削、被壓迫的羣衆進行革命教育的强有力的工具。科學地闡述蘇維埃社會史，對全國來說，對國內政策和國際政治上，都有極重要的意義。科學地闡明蘇維埃社會史，是蘇聯歷史學家首要的科學上的和愛國主義的責任。在現今的情況下，在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蘇聯歷史學家們再沒有比這更重要、更光榮的任務了。

約·維·斯大林的天才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以及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給蘇聯歷史科學開闢了廣闊的前途，向它提出了新的重大任務。蘇聯歷史學，首先是有責任總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歷史學各部門中最重要的一部門——即研究蘇維埃社會史的這一部門——一向所存在的嚴重缺點，現在是更看得清楚了。

毫無疑義，最近幾年內，在研究蘇維埃社會史方面，曾經獲得了某些成就。很多歷史學家

正從事於有關蘇聯共產黨、蘇維埃國家以及勝利者的蘇維埃人民底歷史問題的研究工作。戰後六年中，僅以考受蘇維埃社會史這門科學的學位論文一項來論，即達一千篇以上。尤其重要的是，蘇維埃社會史的歷史學家已經不只限於研究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外國武裝干涉和內戰時期的歷史，並轉而致力於斯大林五年計劃時期內的各個論題、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的事變和我國戰後歷史的研究。

黨史和蘇維埃國家史上所有最重要的問題，在最偉大的科學大師列寧和斯大林的各種著作中都已得到了詳盡無遺的闡述，這種情況在頗大程度上給予蘇聯歷史學家完成其所肩負的各項任務以便利。斯大林以其天才的結晶寫出了經典的科學著作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共產黨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所闡明和總結出的豐富的經驗，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過去和現在都未曾有過的。黨和政府爲卓有成效地開展蘇維埃社會史和蘇維埃國家史方面的科學研究工作創造了一切條件。

儘管如此，蘇維埃社會史各種問題的研究工作仍舊是不能容忍地落後於蘇聯人民的要求，落後於各人民民主國家和全世界進步人類的要求。蘇聯的歷史學家對人民負有重大的義務。爲了順利地解決擺在他們面前的各項任務，他們必須根本地改造自己的工作。

我們的報刊在分析蘇維埃社會史的各種著作時，曾正確地指出了，單純的「羅列事實」和科學性綜合的軟弱無力是這些著作的主要缺點。在布爾什維克雜誌上發表的論「歷史問題」雜

誌這篇評論中，公正地指出道：在這個雜誌上所刊載的關於蘇維埃社會史的論文只具有羅列和敘述事實的性質（參看布爾什維克雜誌，一九五二年，第十三號，第六一頁）。這一缺點特別明顯地表現在歷史學家們所編寫的巨大著作中，而這些巨著如果沒有科學的綜合是不能完成的。這裏所指的是：國立莫斯科大學和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歷史學者已編著多年的、供高等學校應用的蘇維埃時期的蘇聯歷史教科書，歷史研究所所進行編寫的多卷蘇聯歷史一書中有關蘇維埃社會史的各卷，蘇聯內戰史的第三卷和最後幾卷，以及莫斯科史一書中有關蘇維埃時期的一卷。編著上述諸著作的歷史學家們搜集了大量的歷史材料，但他們目前還不善於科學地把它們加以綜合。

在蘇維埃社會史研究工作方面的主要理論上的缺點，是對蘇維埃社會的發展以及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過程的主觀主義和意志獨立主義的各種觀點（Субъективистские, волюнтаристские взгляды），這自然不是說，研究歷史學其他部分的著作就完全沒有這類錯誤。

數十年來，科學共產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後繼者列寧、斯大林和我們的黨，曾對人類社會歷史的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各種觀點，進行了無情的鬥爭。列寧和斯大林對自由主義的民粹派、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的反科學觀點的揭露，是對歷史的主觀主義觀點進行鬥爭的典範。儘管我們的黨在反對闡釋歷史現象上的主觀主義的鬥爭中具有最寶貴的經驗，但頗大一部分蘇聯經濟學家和哲學家却在闡明社會主義的一些根本問題上，形成了極

大的混亂，這主要是表現於以主觀主義和意志獨立主義去解釋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法則。這些經濟學家和哲學家認為蘇維埃國家按照自己的意志，以自己的各種經濟計劃和自己的一切政策，就能『改造』、『制定』、『創造』和『廢除』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經濟法則。斯大林同志在其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指出的下述情況，正是針對這樣一些可憐的理論家說的，他說：『有人援引蘇維埃政權在建成社會主義方面的特殊作用，彷彿這種作用使蘇維埃政權有可能去消滅現存的經濟發展法則，並「制定」新的經濟發展法則。這也是不對的』（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第五頁）。正如約·維·斯大林所指出的，蘇維埃政權的特殊作用就在於它解決了艱巨的歷史任務，消滅了任何剝削，創造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

約·維·斯大林指出：『這個任務無疑是困難而複雜的，是沒有先例的。然而，蘇維埃政權光榮地完成了這個任務。但是，它之所以完成了這個任務，並不是因為它似乎消滅了現存的經濟法則，「制定」了新的經濟法則，而僅僅是因為它依靠了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經濟法則。』（同上，同頁）

沃茲涅辛斯基（Вознесенский）所著衛國戰爭時期蘇聯戰時經濟這一本反馬克思主義的書，充滿了對蘇維埃國家和蘇聯國家計劃化作用的各種意志獨立主義的觀點，這本書是傳播意志獨立主義思想的泉源之一（參看蘇斯洛夫：關於費道謝夫論文一文。見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真理報）。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出版了格拉德柯夫（М. Гладков）關於蘇維埃經濟計劃化問題的兩本書。該書作者把蘇維埃國家的經濟計劃，看作是蘇維埃社會的經濟法則，而把蘇維埃國家看作是經濟法則的創造者。當然，這些觀點與馬克思主義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蘇維埃社會史學家過去也往往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觀點的體現者。其中很多人也認為，蘇維埃社會不是根據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而是按照蘇維埃國家的意志發展的，認為蘇維埃國家似乎不依客觀上現存的各種法則為轉移而能改造社會生活。許多歷史學家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局限於單純收集事實，他們僅注視表面現象，而未能深入到社會發展過程的實質裏去。

在歷史學家的主觀主義的各種錯誤中，無疑地還沒有根除樸克洛夫斯基（Покровский）的惡劣的反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影響。大家都知道，樸克洛夫斯基不能擺脫波格丹諾夫（Богданов）哲學的影響，在他的一切著作中，包括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蘇聯內戰史諸著作在內，都有波格丹諾夫的主觀主義的烙印。樸克洛夫斯基曾斷言說，我們「無須理會那些狹隘的經濟法則」而要「突入」於社會主義社會。（歷史科學與階級鬥爭，第二分冊，第二六九頁）

在蘇聯歷史學家論述蘇維埃社會史的各種著作中，常常把在我國所實現的經濟生活的改造，說成是國家政策所造成的結果；而且對於經濟改造在經濟上的制約性和客觀上的必然性絲

毫也未加以闡明。這些歷史學家忘記了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忘記了蘇維埃國家的政策之所以正確，是因為它正確地反映着社會上業已成熟了的經濟要求。

在闡明農業集體化和農村之由個體農民制過渡到社會主義集體農莊制的歷史過程時，某些歷史學家雖然也正確地着重指出，這一過渡是在蘇維埃政權倡議和基本農民羣衆支持之下完成的，可是却沒有闡明農村中實現這一變革的客觀法則，沒有闡明這一變革的經濟必然性。然而，『爲了滿足最迫切的經濟需要，爲了免除人民的困苦，就必須過渡到集體化道路。而布爾什維克黨在斯大林領導下也就正確認識了這種迫切的經濟需要，把千百萬農民羣衆引上了集體化的道路』（斯大林傳略，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八九頁）。

根基娜（Э. Б. Локман）不久以前發表的以『爭取實現農業集體化時期的蘇聯』爲主題的講義，在這方面存在着嚴重的毛病。作者在講義中搜集了寶貴的實際材料，但是他在材料的分析上光看表面現象，而沒有闡明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客觀法則（Э. Б. 根基娜：『爭取實現農業集體化時期（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的蘇聯』，國立莫斯科大學一九五二年俄文版）。特拉別茲尼柯夫（С. Трапезников）的著作也有類似的毛病（特拉別茲尼柯夫：『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時期布爾什維克黨爲爭取農業集體化而鬥爭，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一年版』）。該書作者沒有指出農業集體化是合乎客觀法則的過程。

一九五二年間，莫斯科大學出版了一套作爲將來高等學校教科書藍本的蘇維埃社會史講

義。這套講義以查阿達耶瓦姬 (Чадаяева) 編寫的關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這一主題的講義作開始，而以捷里普霍夫斯基 (Терпиховский) 編寫的關於蘇聯偉大衛國戰爭這一主題的講義爲終結。這些編著者把蘇維埃社會史描寫得好像是不存在任何客觀法則似的。

我們現在就來談談查阿達耶瓦姬編寫的講義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國立莫斯科大學一九五二年俄文版）。本來，在這樣一個主題中，首先就該分析產生這次革命的深刻的經濟原因，就該分析生產關係發展和生產力性質之間那種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消除的不相應的狀態。社會革命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發展的合乎規律的結果，是社會生產發展的合乎規律的結果，是社會生產中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之間對抗性矛盾尖銳化的結果。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原理也完全適用於無產階級革命。列寧在論證一九一七年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必然性時寫道：

『帝國主義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夜。這不只是因爲戰爭所造成的慘痛產生出無產階級起義，——如果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尙未成熟，那末任何起義也不會創造出社會主義，——而是因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滿的物質準備，是進到社會主義的門階，是歷史梯子上這樣的一級，即從這一級到稱爲社會主義的那一級之間，是沒有任何中間級段的。』（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三〇

列寧的這一原理包含着這樣的思想：即不以人們的意志和意識爲轉移而形成的物質前提，對於社會主義革命來說，正像對於任何其他的社會革命一樣，乃是必需的。

查阿達耶瓦（Адаев）編寫的講義却與這樣一種問題的提法相去甚遠。該講義是脫離了國內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狀況去研究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的。

路卡紹瓦（Лукашова）闡述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時期蘇維埃社會史的講義也犯有同樣的錯誤（路卡紹瓦：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的蘇維埃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成立〔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知識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俄文版）。作者脫離了對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分析去闡述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作者用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當時所遭遇的特殊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困難來說明爲甚麼要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然而更爲深刻的經濟過程却是實行這種過渡政策的基礎。講義中對蘇維埃政權經濟政策的始終一貫和先後相承的性質，也未加以闡明。在對新經濟政策和列寧合作社計劃的說明上則有割裂的現象。同時，講義中也未說明：約·維·斯大林如何闡明了列寧的合作社計劃的內容。

刊載在蘇聯大百科全書新版第七卷中的基姆（Ким）的論文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也存在着這樣的缺點。作者只不過在論文的開頭提到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規律性和必然性，但以後他却忘記了這個極爲重要的原理，完全抽象化地撇開經濟問題去研究革命史了。馬丘金（Матюгин）編著的講義同樣犯有主觀主義的錯誤（馬丘金和楚加耶夫（А. Чугаев）合著：過渡

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的蘇聯，國立莫斯科大學一九五二年俄文版）。蘇維埃社會史方面的許多著作中——其中包括發表在歷史問題雜誌上的許多論文——也有這樣的錯誤。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有關蘇維埃經濟計劃史方面的各種著作和俄國電氣化計劃史方面的材料以及其他許多著作，在我們的雜誌中都未受到批判性的分析。

主觀主義的觀點也滲透到那些研究集體農民的人種學者中間去了。庫什涅爾(Кышнер)在論集體農民的人種學研究一文中，竟武斷地寫道：『在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中，經濟本身就從屬於人的意識(社會主義的意識)，——我們的計劃經濟正是以此為基礎的』(蘇維埃人種學雜誌，一九五二年第一號，第一四〇頁)。總而言之，不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恰恰相反，却是社會主義意識決定存在！既然如此，那也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斯大林同志揭露了在考察歷史過程時所持的主觀主義觀點和意志獨立主義觀點的全部錯誤和危害性；實際上，它們就是違背馬克思主義而轉到主觀唯心主義的立場上去的觀點。

約·維·斯大林在其天才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中，說明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原理：『在歷史上，沒有特別必要的時候，決不會作什麼重大改革的』(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七頁)。爲了在闡明歷史事實和歷史事件上

不犯意志獨立主義的錯誤，歷史學家必須嚴格遵循斯大林的這一原理。在研究蘇維埃社會史方面，從斯大林的指示中所歸結的一個基本的和極重要的要求就是：要像研究具有客觀法則的過程那樣去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

約·維·斯大林在他的各種天才著作中，不僅着重地指出，蘇維埃社會按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法則發展着，而且還指出了它們是一些什麼法則。斯大林同志發展了最先由馬克思規定的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一法則，並使之具體化了。像以往的所有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一樣，社會主義社會也必須服從這一法則。蘇維埃社會史學家必須堅決根除以虛無主義對待社會發展這一客觀法則的態度。

斯大林同志關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的發現，乃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所作的極偉大的貢獻。斯大林同志指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就是「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五——三六頁）。

斯大林同志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的發現，有着巨大的科學的與實際的意義。這一發現給全面研究社會主義社會史創立了堅固的基礎。蘇維埃社會史學家應說明這一法則如何發生作用及其所具的偉大改造力量，並應說明黨和國家的政策如何給這一法則以發生作用的廣闊場

所。

斯大林同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一著作中，解決了像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這樣一些極其重要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同志科學地解決了像消滅城市和鄉村之間、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對立這樣一些巨大的社會問題和共產主義的綱領問題，並研究了關於消滅社會主義社會中尚保留於城市與鄉村之間、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本質差別這個馬克思主義科學中的新問題。這樣，便為蘇維埃社會史學家提供了一個科學研究的廣泛綱領。

斯大林同志指出：爲了達到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社會必須經過一系列的經濟改造和文化改造階段，在這些階段中，勞動將在社會成員面前從僅僅維持生活的手段變成爲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公有制將變成爲社會存在的不可動搖和不可侵犯的基礎』（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第六〇頁）。

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上斯大林同志頭一次規定了關於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三個基本先決條件的綱領性的原理，指出：爲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第一，必須保證社會生產的不斷增長，而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要佔優先地位；第二，必須逐漸地和在有利於集體農莊的情況下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並且用產品交換制來代替商品流通；第三，必須使社會全體成員達到高度的文化發展。